

张欣文集

群众出版社

梧桐身上有一股狐仙气。单眼皮，
的小尖鼻子，薄片子嘴，
称。在兄
人家的
桐、青
宿舍
麻麻
们房
间的人
里负责教

燃烧岁月



张 欣 文 集

247.57 / 198

燃烧岁月

群 众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燃烧岁月/张欣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6. 10

(张欣文集)

ISBN 7-5014-1452-1

I. 燃…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6760 号

燃烧岁月——张欣文集

责任编辑: 张 蓉 王志楨

封面设计: 章 雪

技术设计: 祝燕君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市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85 千字

插 页: 4

印 张: 12.75

版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452-1/I·547

印 数: 0001-8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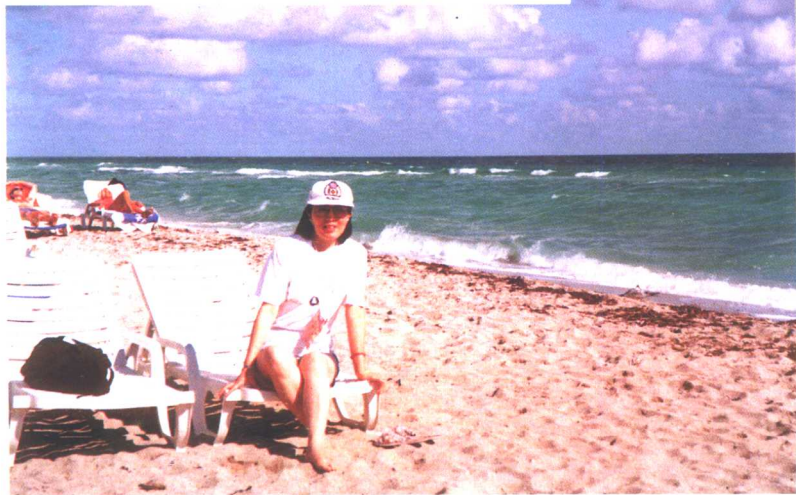
定 价: 19.00 元



▷ 华盛顿五角大楼前



◁ 与好友江宛柳
▽ 在美国迈阿密



目

录

- 1 那是我来时的路（代序）
- 5 梧桐，梧桐
- 58 遗落在总谱之外的乐章
- 95 马齿苋·马蹄莲
- 132 不闪光的也是金子
- 173 杂症
- 191 醒的夜
- 199 假如能够重新选择
- 215 挽唱
- 232 白栅栏
- 293 投入角色
- 362 真纯依旧

那是我来的路（代序）

对于当过兵这段历史，人前提起来，我多少会有些炫耀的意思。16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当然仅是一瞬，若放在个人身上，也算一段不短的经历吧。

然而离开部队的时间久了，便明显地感觉到有些东西也渐渐离自己远去。部队是个大熔炉，但社会却是个大染缸，这样说并没有褒贬部队和地方的意思，只是感到部队总是相对单纯一些。正如人在部队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性是日积月累的一样，在地方工作后的变化也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

譬如在部队时我总是旗帜鲜明地表白我的爱憎，在地方人家就会说你太“愣”，觉得你这个人挺怪的，又不关你的事，要你这般激动干啥。再如名利问题上如果看得过重，这在部队是比较忌讳的，然而在地方，你不争你就是傻子，人家会觉得你不行，否则你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求个

公道？

老实说，如果你转业后仍是一身浓厚的部队气息，实在也是有些吃不开。

所以我觉得自己逐渐适应了另一种生存环境，我已渐渐地把身上的兵气蜕去，甚至那种叫作精神的东西，也令我感到虚无飘渺起来。我学会了平和地看待大是大非问题，学会了模棱两可，不卑不亢，学会了如何对待实际利益，以及如何地不避名利……毕竟我离开部队整整10年了，10年变化是很大的，即便我想固守什么，也未必守得住。

还是在今年盛夏的时候，我被小学同学拉去开同学会，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大部分都是部队子弟，所以没当过兵的只占一两名。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当兵，竟然有28年没见了，时间对人的挤压力几乎是非凡的。

有一位男同学叫杨练军，我与他当然是毫无交往，只记得他小学时成绩很好，尤其是算术，脑子快得不得了。他是在沈阳当汽车兵，进步很快，目前调到广州军区来，已是有大校军衔的处长。对于他的经历，我丝毫也没放在心上，总觉得当兵的，情形都大同小异，我也当过兵，对此太了解了。

偶然的一个机会，杨练军送我一本书，是两位部队创作员写他以及他的汽车团（他那时已是团长）的长篇报告文学。空闲时我翻了翻，开始以为是“好人好事”，这也是我熟悉的。没想到一看下去，竟然把我吸引了，实在不是什么写法上有妙笔生花之处，作者的笔法是朴素且白描的，但翔实的事迹却深深打动了我。

杨练军所在的汽车团在青藏线上驻过数年，且几次进藏，又被拉到最南边参加自卫反击战，直接上了战场，简直所有的艰难困苦都溶进了他年轻时的那段兵史之中。

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件都令我感到触目惊心。其中一件事，是文章中写到他在广西前沿待命时，妻子在沈阳医院中待产

——生孩子。他给妻子一封极短的信，像电报文稿那样，意思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包括难产、剖腹产要签字或者一切情况，都不要给他写信或打电话和打电报。这一行字下面还打着加重语气的黑点，旁边是毋庸置疑的“切记”。

再见到他时，我十分不解地说，为什么不让妻子写信呢？她生孩子，你不在身边，不仅没有一句安慰话，还不让告之情况，言下之意死了人也不要告诉你，这未免也太过份了吧。

我历来不喜欢看表现军人冷酷无情的作品，我觉得有情才是军人的根本，才更能体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时的那种惊人的克制力。

杨练军想了想，淡淡地说，打仗前的情形是非常特殊的，所有当兵的眼睛都看着你，来自后方的一点消息、一点理由，都会被理解成怕死、逃避战争的借口，当时我只能那样做。

几乎是一瞬间，我长达16年的兵史竟在心中慢慢地溶化了。比起他来，我简直像没当过兵一样。因为我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考验，我真不知道自己当兵的历史有何值得炫耀的，难道仅仅是时间的长度概念吗？

同时，我又隐隐地感到，那离我渐渐远去的東西正在呼唤着回归，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我不知道这种感受是否有些矫情，但对于我来说，它的确是真实地出现了，一个近乎于古老的、毫无新意的故事，一场规模有限的边境战争，为什么给予我的是远远大于这一现实的精神和意志？在这里，我并不要辩论艺术或政治问题，那是我们永远也说不清的事，我只想说，我在那一瞬间，找到了来的路。

或者我迷失过，或者正在迷失，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没有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军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总能令我动容，总能令我激动不已。事实上它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的一切。

我永远记得，那是我来的路。

我喜欢“美军募兵广告”中的一段话：“……然而，我们深知，你从这支军队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收益是语言和文字都无法表达的，这就是你的成熟和自信，即使你离开军旅，它也将伴随你终生，使你受益无穷。”

这的确朴实地道出了我的心声。我曾把它用作一部电视剧《绿色年轮》的片头语，希望杨练军和所有的战友，与我一起追忆似水年华，一起温习那条路上独特的风景。

梧桐， 梧桐

梧桐她们宿舍的门上贴了三个极小的字“夜游庵”。开始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的，医院的夜班绵延起伏，把人练得21点一过就来情绪。后来习惯成自然，梧桐是白天晚上都贼精神，好象两个脑半球是早晚分别工作似的，她们房间的另两位仙人李灵霞和韦宏波，白天活象两只醉猫。

李灵霞长得比较困难，茄子腮，金鱼眼，鼻子以下的部位还有幅度地往外突，但她酷爱照相。韦宏波有一双略带近视加散光的缺乏神采的大眼睛，它们安安静静地陷在眼窝里，她瘦而不弱，喜欢翘个二郎腿看书，脚趾头上总是挂着一只摇摇欲掉的塑料凉鞋剪了后帮和偏带儿的改良拖鞋。

一到晚上她们全都活了，韦宏波晃悠着破拖鞋哗啦哗啦地翻书，如果有瓜子，她的眼睛就能幸福地眯缝一晚上；李灵霞不厌其烦地贴照相簿，把自己在上面颠过来

倒过去，一会儿斜一会儿歪；梧桐不知从哪儿闹来一个风箱漏气的鹦鹉牌破手风琴，64 贝司，忽扇忽扇的挺起劲儿。有一回熄灯号吹过半天了，她们都没听见。好一会，只听见几声庄重、沉稳的敲门声，李灵霞守着照相簿子鬼声鬼调地叫板：“进来——”“是谁还在拉二胡呀……”一听见院长严厉并且慢腾腾的山东腔，手风琴声戛然而止，韦宏波甩掉那只拖鞋，光着脚丫子一个箭步完成了五步之遥的历程，啪的一声几乎把绳绳拉断。

万马齐喑地把院长的脚步声送远，她们才象一窝老鼠那样吱吱吱地笑成一团。韦宏波说在院长心目中，全世界只有一种乐器。

梧桐身上有一股狐仙气。单眼皮，眼梢往上挑得厉害，稀稀淡淡的弯眉毛，更衬得双眸活泛、俏丽，一只周正的小尖鼻子，薄片子嘴，说起话来眼睛一翻一翻挺妖烧的。她高高的个子，两腿颀长，尤其小腿笔直、匀称。在兄弟医院交流护理工作经验时，那个医院的院长就在现场会上批评他们院务处长：看看人家 861 医院的护士，你招的兵怎么全是萝卜、土豆。

她们房间的人都爱说笑话，只不过梧桐、韦宏波不乐，李灵霞还什么都没说呢，自个儿先鞠躬尽瘁地笑半天。

相比之下我们内一科的宿舍简直象个地窖。一方面它本来就在北面，还紧紧地挨着厕所，有一面墙被水渍浸得长出了麻麻点点的黑霉和绿苔，当时没长出蘑菇来只能说明我们缺乏菌苗和现代脱贫致富的技术。我们房间的成员关节都不好，刚一立秋就全部套上护膝睡觉，像个运动员宿舍。

另一方面，我们房间的人不行。我跟王京健死掐，因为都积极要求进步，都在努力争取入党，又都热爱文艺，她在科里负责教唱歌，我能涂涂抹抹地出壁报，结果互相盯着，内心自然是不共戴天。另一个护士叫刘月琴，比较阴险，她能耐平平，在我和王京健之间总是左右摇摆，耍一点渔翁得利的小聪明。

党支部口口声声说党的的大门永远向我们敞开，一旦我们都拚命要求进步的时候，就放出风来说只培养一个发展对象，造成我们三个人心怀鬼胎，对别人高度戒备、防范。宿舍里一点笑声也没有。

本来也不是没笑话，比如王京健爱俏，开春总是第一个脱军棉袄，再暖和几天，她就忘乎所以地把棉被和军大衣洗好晒好打包收起来了，一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寒潮，她只好对束之高阁的东西喟然长叹，就近取出棉衣棉裤穿上，再严严实实地盖上毛巾被。第二天一早喷嚏打得惊天动地，但你不能笑也不能说出去，她会认为你是在扩散她爱漂亮小布尔乔亚思想严重等影响，以达到妨碍她进步的目的。所以还是别去惹得她浮想联翩的好。她大事不糊涂，小问题上别提反应多迟钝了。上发药班时，满药柜子找“核黄素”，要不是我告诉她就是维生素B₂，她非得把药柜子翻个个儿不可。有一回我问她能不能把十元钱打散，她说什么打伞？打散，打伞？我急了说十块钱换十个一块钱，懂不懂？她才一扬下巴颇不以为然地说：破钱儿呵。好象她那种说法多么统一规范似的。

隔壁宿舍就可以畅所欲言，到底是外科护士，胆大包天，干脆泼辣，脑袋瓜子别提反应多快了。她们一块儿骂她们护士长“吴奶奶”，这人其实一点不老，才三十出头，可说话象被人捏住了鼻子，哼哼叽叽外加絮絮叨叨，走道儿外八字身子还直晃，活象个老太太，她们骂吴奶奶排班不公平，“马术”好的护士夜班少，这三位全是顶班挑大梁的，整天夜以继日。还骂吴奶奶有一次顺手操起护士班盛夜班饭的盆，装烧伤病人充满绿脓杆菌的敷料纱布。“他妈的，这种人应该先枪毙后审问。”梧桐说。韦宏波说“敢情她老人家不上夜班，我们毒死一个不等没人接班儿了她不会发现。”

外二科的人都说，梧桐是吴奶奶的“牌子菜”。的确，她业务熟练，手快腿勤，而且抢救危重病人顶得上，临危不乱，情况越紧张她动作越麻利。外科一个班顶下来谁不是腿肚子转筋脸发青，就她哼着小曲儿，没事人一样。这人胆子还贼大，有一回夜班，我去供应室领输液包，在黑暗的开阔地碰上她，她也正在班上，一身白，还扛着一个长长的白布包，另一只手提着把工兵铲。我问她干吗去，她说刚有个病人截肢锯下一条腿，到山坡后面去把它埋了。吓得我倒退了好几步，可她说，没事，就是累点，坑要挖得深，否则狗会来刨的。

梧桐就是不会来事，所以吴奶奶对她又是爱吃又嫌烫嘴。

当时谈恋爱属于个人的绝密事件，每个人都慎之又慎。刘月琴那些日子鬼鬼祟祟的，行迹可疑。王京健呢，整天用头发夹子卷她额前的刘海，这个办法最先是我想出来并实施的，她们俩不知是谁还给我打了“小报告”，周末生活检讨会上协理员不点名的批评过我。现在可好，我的刘海直得象挂面，她的刘海都在脑瓜子门前飞起来了，在我跟前晃来晃去也不觉着愧得慌。加上脸颊莫名其妙的两坨红，不是在谈恋爱难道是肺结核的症状吗。

我就是不在宿舍呆，懒得看她们俩那副又紧张又惊喜又疑惧又幸福的样子。

隔壁房间的透明度就相当高，梧桐最先拿出对象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反正一条挺壮实的汉子，双腿叉开站，两条胳膊在胸前一扭，不笑，而有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态，他戴着军帽，穿一身机械师的深色工作服，照片背景是宽阔并显得光秃秃的机场。

“这就是刘小岸，也在本省当兵。我们院儿一块长大的男孩。”梧桐尽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但一往情深显而易见。

我说：“不错，挺有气质的。”

梧桐觉得我慧眼识英雄，颇肯定地冲我点点头。

这多少有点刺激了凉在一边的李灵霞，情绪明显低落下来，没头没脑地说：“下回往部队派巡回医疗队，吴奶奶该叫我去碰碰运气了！他妈的，一点都不关心我的个人问题。”

李灵霞还没对象，常常表现出忽然而至的焦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下部队上。她听说巡回医疗队下到军、师，无论是去食堂还是路过球场，在场的全体官兵都自动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行注目礼，直到你彻底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等等。这些信息反馈常常使李灵霞摩拳擦掌，激动不已：“都是女兵爱好者，太好了！那咱不成了‘万马军中一小丫，艳似露润月季花’了吗？！”然后就天鹅之死的姿势晕在床上异想天开。

韦宏波照例是要泼冷水的：“吴奶奶她老人家还待字闺中呢，你就想名花有主呵。”

李灵霞腾家伙坐起来：“她是老姑娘，就恨不得咱们护士班成尼姑班！哼，上回我跟男病号打了几下子羽毛球，她是大会小会提，叫我们注意检点。他妈的我就差授受不亲了，邝燕喃，你说，批孔老二的时候怎么就不批批这个观点？！”

我笑。韦宏波说：“别看你平时不读书不看报，还知道授受不亲呢。”

李灵霞不理她，气恨恨地转向梧桐：“还是你好呵，有刘小岸。……就是名字……”“名字怎么了！”梧桐立刻就把她给顶回去了，“邓小平，周小舟……刘小岸，这名字简直太棒了！”

那段时间特充实，结果护士长却对我说，你别总往外二科梧桐她们宿舍跑，我还听说那个房间牢骚怪话特别多，你可不要受影响。沉思了片刻她又说，有些东西的形成是潜移默化的……我们朱护士长对我一直挺不错。主要表现在恨铁不成钢，经常提醒我。我点头，可还象吃了个苍蝇似的一个劲儿地犯腻歪，不知这

笔刁帐该算在那两个小子谁头上。

在科里，我跟易医生值同一天班心里比较踏实。他是正规大学毕业，临床经验又相当丰富，业务应属一流。要是按照他的学历、资历、技术、能力早就该提主治或主任了，可他还是一般医生。主要是因为他不屈不挠闹了八年离婚。

还是没离成，那个女的年年按时来休假，住在招待所。易医生象完成任务那样给她打饭吃，但他们不在一块睡觉，领导上怎么说，易医生也不吭气也不搬到招待所去住。当时，我脑子正走一根经，简单刻板，认为这样的男人卑鄙无耻，轻浮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开始对他颇不以为然，拉着一张公事公办的面孔。

时间长了才发现易医生是个“大儒”。不苟言笑，工作起来专心致志，没事根本不跟值班护士闲聊，总是一个人闷头看书。疑难病人会诊的时候，主任总是特别关注易医生的诊断意见。这样一个人才基本上就在领导、人们对他私事的乐此不疲上被扼杀了。

光闹离婚还不至于那么影响深远，相传他有一个情人还在信誓旦旦之中等他。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儿，只说是易医生在上海军医大进修时认识的，一下子就丧失了一个革命军人的原则和情操。当时我们提到上海就象现在提到美国一样，这个女人因为身在上海便更增加了一份神秘色彩。

看见易医生有时过于神圣的表情，不知为什么我常常怀疑那个女人是否真实地存在过。爱上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艰苦卓绝？他该不会是为了一个幻影而去扎扎实实地奋斗吧。

按照我的想法，有易医生这种壮举的人应该绝对潇洒、调侃。像外二科的顾医生顾英杰，微卷的大背头，宽肩、高个儿，浓黑浓黑的大眼睛，鼻梁笔挺，嘴角稍稍有点歪，总挂着一丝永恒的嘲讽谁的笑意。顾医生从来只戴新军帽，帽檐压住右边半条剑眉，完全是西点军校训练出来的风度。不是进手术室，他的一号工作

服从来不系扣，雪白，又长又大，走起路来呼啦有声。好长一段时间，这简直成了青年男军医的时尚。由于顾医生手术做得相当漂亮，院里的年轻未婚女军官多多少少都会对他有些攻势，刘月琴就曾经神秘地对我说，王京健为顾医生可没少动用脑细胞。

易医生属于白面书生那种的，干什么事都跟他的长相似的既清清楚楚又板板正正。我觉得这种人连风流都不懂怎么能风流起来呢？好长一段时间我跟他没话，避嫌。

有一天晚上跟他一块值班，又是各在各自的办公室互不相干。快12点时我听见他睡觉去了。夜里临下班前，我打扫卫生时在他桌下扫出一张纸片，满满的重复潦草地写着：有个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深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亮着灯光……

这正是我昨晚轻哼的曲子《灯光》，在一望无际的铿锵有力的汪洋大海之中，这首苏联民歌象一屿恬静、悠远、充满着浓荫的小岛，它勾起了易医生怎样的离愁别绪呢？这满满的一纸平淡无奇的句子，不知掩饰着一颗多么压抑和郁闷的心。或许，他真像我想象的那样满腹医经，倒也没有那许许多多的烦恼了……从那个深夜开始，我有点同情易医生了。

恻隐之心比较容易坏事，渐渐地我跟易医生的话多起来，我们对科里的琐事、人际关系兴趣都不是很大，一谈就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易医生还是挺丰富的，经常旁征博引，偶尔讲上几句“警世恒言”，竟让我沉思良久。

他犯了什么戒条，要被冷落在生活之外，无人关心无人爱？人们已经熟悉了他落落寡合、神态忧郁的表情，习惯了他时时苦忍，却又茫然地露出一丝负罪心理的性格，如果哪一天他轻松了，脸上不再绷得那么棱角分明了，倒让人感到别扭了……我为易医生深深地不平：

“你跟‘上海’现在到底怎么样了？”